# 鳳川子克己示兒編

克己示兒編敘

明有隱君子鳳川先生者嘗出而仕倅府矣已而棄官養親於洪河之濵父母熙熙爾昆季愉愉爾子孫顒顒爾先生安而樂之曰是不逾於仕乎暇則涵情性於書史狀煙霞於詠歌寄興致於厓壑或絲而彈或觴而飲或友而叙陶如也至其範模後進爐冶生徒闡蔽啓迷亹亹不倦務其高

風者遐邇馴淑先生之德之施也其博洽
矣哉衍化之餘纂訓言紀賢行洞世幾微
物變極人情之淪浹約至理之曠途著為
一書名曰克己示兒編嗚呼先生之已不
待克也言語食息動符庭訓兒不待示也
書名兹者殆謙已誨人之意歟書成百里
馳价疊示雲箋命湻為叙湻受而讀之已
而歎曰先生學博故其識高其心公故其

言悉其思切故其理精其涉世也久故其議也當易而弗詖也激而弗削也物而弗肆也典而弗誣也究之可施敷之可化推之可乎動之可準被之四海垂之億代家不可不有人不可不誦雖與晦翁之小學匹勳肩勚可也豈可與尋常述作寸尺之𢧐芮城令白公用德治邑特重先生欲壽梓以公於世然則先生之道行將覃天下

澤後世矣佑成起助豈獨私我河東後覺云

嘉靖丙申三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戸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澹泉張淳甫伯初謹叙

# 克己示兒編序

劉子鳳川既家食絕意世事惟著述焉攸寓書且成乃以示余余日有是哉子之善也古今人立言著書亦多矣然可傳者無幾即傳矣關世教者亦寡然則言固不徒立也亦唯其可傳而已矣細讀先生之書大都皆切於人情明於世故其言愚夫愚婦之所知而其至則聖人天地之所不能

盡噫雖傳之天下後世可也余嘗有志於是而未之能觀於此書顧不重有感於劉子耶劉子芮產也名良臣字尭卿號鳳川學者稱鳳川先生弘治辛酉鄉舉歷官揚州平凉倅已而勇退林下云

嘉靖乙未小春之望

賜進士第知芮城縣事東川白世卿書

附録

孝弟堂訓

鳳川子劉良臣出倅兩郡奄踰八載考績西歸倦意北上葺弊理蕪戲萊子之衣督任郴氏之約誠襲孟三樂永矢弗諼誕直佳日乃奉二親坐孝弟之堂捧觴稱壽白首青衿翁翁愉愉乃舉酒告曰予弟予姪予子予孫悉聽予訓維我劉氏系出陶唐因封受姓代有顯人隨會遺裔散居關陝迄河中君肇有家於芮載籍廟下僅二百稔厥業惟農厥財匪充豐無踰千金嗇靡

至凍餒中遭多難我父母無攸居乃依外氏卜居於茲爰讀爰耕期胥勤胥力以永保厥家乃建茲堂越三十載若知予名堂之義乎古人有言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帝如堯舜盡性踐形厥垂範於千古惟孝弟降及邦君及卿士及庶民罔有克孝弟而弗興亦罔有弗克孝弟而弗殞嗚呼矧予與爾柰何弗胥誡於孝弟顧瞻斯名必恭敬止母視曰無益母誨曰無傷允迪訓彝予良惟予父母之德弗率訓乃遺父母羞亟重予一人之愆古人有言

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革善莫大於孝弟欲為凶人不善亦莫大於匪孝弟家之升降在茲天之視聽惟人勗哉小子惰四肢棄三物私財貨悖天常逐時遷業怙勢陵人犯上虐下疎內悖外崇偽縱奸違禮背義有一於此為凶德其胥勗哉言有章動有禮肄業精修職謹入恭出敬崇儉睦隣忠君信友尊德樂義[illegible]官循良謀慮深遜信能行此為吉人其胥勗哉於惟典常六經孔彰進德入道之門有家終身之用惟小學惟

家禮若啓蒙予竊有兄已示兒編爾克勗乃惟
劉氏之良斯亦無忝先人家其永令於休爾
勿勗乃非吾族家門不齒其門爾籍任爾之無
俾登我堂以汚亂我譜嗚呼尚胥慎聽之式

# 鳳川子克己示兒編



夫心者身之主也心不正則無以撿其身欲克己者莫先於正心故首正心而持身次之身者家之則也正身斯可以正家而萬事萬化之所從出也故居家次之人生日用莫急於衣食衣

食不足不暇治禮義也故理財次之讀書窮理所以廣教學也斯事有持循之地矣故明經次之然見聞不可以寡陋問學必資於親仁則接人焉接人則大而朝廷上下小而鄉族里鄰外而師友主賓內而父子兄弟違於禮不可也故接人崇禮又次之禮義備而人道盡矣由是可以出而為世用也故治官又次之事雖未形幾則已著吉凶之至皆起於微履霜之漸不可不識也故識微又次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以歸田終焉作克己示兒編凡十篇

# 正心第一 凡八條

心天君也四肢百骸其臣僕也一念之發理欲分焉君失其道臣竊其柄視聽言動即入異途遂至夷狄禽獸之歸而本心亡矣嚴乎慎哉

理欲之分如兩敵然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間不容髮能堅吾營壘嚴吾號令精吾器械明吾旌旗庶不使彼投間而入以取敗也禮義廉耻營壘也格言成訓號令也施為作用器械也耳目口鼻旌旗也神明之舍則主帥焉

為學之要在求放心求放心之要在於持敬能

敬則常加提策而整齊嚴肅心不放學日進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人情所不免也而怒欲為甚一動於心而失其正則遂不能撿矣發動之幾豈可以不審乎好惡之端豈可以不誠乎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聖賢存心撿身之要精切用力之地也若能主敬於內此心常存而虛靜專一則見理真切群邪退聽至動而應事接物自能審察理欲是非合宜而順理則内外交養靜亦靜動亦靜物自不能撓亂程子指水 謂尹和靖曰清淨中一物

不可着纏着物便擾動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清心寡欲安分養恬任其自然一毫外慕便入
荆棘險阻之區關尹子曰小不制而至於大大
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
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士農工商古謂四民恒業其業不遷於異物皆
本諸心士子之進修農夫之耕稼工商之執役
若心不正大而專事利欲不樸實而專尚高虛
不深遠而苟且淺近不專一而厭此慕彼則巧
詐妄作怨尤矜肆於得失之間皆惑也何而譬

所謂富兒因求官傾貲污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者正此謂也

薛文清曰讀書以防撿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是正心莫要於讀書也胡敬齋曰趨向正的人方好讀書若趨向不正讀書適以濟其奸惡是讀書必本於正心也必如大學所謂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則二先生之言始相為用而不相悖矣

持身第二 凡六條

萬物莫貴於人人莫貴於身德以潤之道以成之名以顯之位以尊之服以華之食以養之居以安之傳以永之凡所謀慮營為皆為身也不其貴與知貴其貴則貴矣失貴其貴則賤且辱而敗亡至矣持身之道寧可輕且苟哉

貧富貴賤吉凶勞逸其在於身也繫諸天力能勝貧謹能勝禍其所修為也繫諸人若藉前人之富貴而縱肆無忌使一己之安逸而不能自

强則貧賤凶咎隨至矣苟慕富貴厭貧賤非道
非義苦思勞形辱親屈己以相求雖苟得之失
身亦大矣况役役營營而卒無所得者哉身可
苟失乎
好惡取予不偏視聽言動不私由勉而安克難
為易則身不陷於不義矣
事親守身吾之大本本不端上而父母不能悦
下而妻子不能率雖諫誨諄諄威嚴懍懍亦不
能行矣家子曰家無賢父兄則子弟不聞正論
家無賢子弟則父兄不聞正論聞正論而不覩

焉事遵正行則所令反其所好父兄子弟其肯
從乎
寡言所以省謗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寡欲
所以保身所謂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
生也謹威儀尊瞻視所謂動容貌斯遠暴慢正
顏色斯近信也
司馬溫公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
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
我自撿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
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

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汗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敝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林和靖曰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長休樂生於憂而無厭審若茲則

人我各得其宜心身各得其用而碌碌者無所牆口也

居家第三 凡七條

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不偏好惡不昵慈愛仁以育之義以正之禮以繩之智以別之信以實之無難處矣

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友兄弟無不孝且友矣推處妻子之恩役僕隸待隣里無不慈且睦矣

以整齊嚴肅為則則瀆慢不生法度立倫理正矣以和順忠厚為教則情愛洽恩義篤無胥戕

矣

齊家之道以剛為主剛則不陷身於過不牽愛於私而分定事行家衆始若不堪終必得益易家人卦所謂有孚威如終吉也處家之衆以忍為先忍則小利不動小過不計而彼此含容始雖出於勉強終必可喜張公藝九世同居所以書忍字百餘也

別男女正名分理家之大要也分勤惰節勞逸使人之要術也均衣食溥慈愛御下之正則也男女無別則人倫不明禍莫大焉名分不正則

上下無章惡莫大焉勤惰不分則不能勸懲勞逸不節則成功難責而威令不行矣衣食不均則怨謗交作慈愛不溥則骨肉離心而内變將作矣曰守曲禮大學小學之訓正嫡妾嚴内外則男女別矣老長幼尊卑出入之間謹言行崇敬讓則名分正矣分之以職授之以事明賞罰均班次則人心胥悅勤勞者勸而惰逸者畏矣食之精粗衣之美惡量大小依時節使各得其欲雖豐儉隨宜而恩愛自周矣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成敗者也其重與子之賢

不肖相若而才雄之子爲其所累者多矣世人但知教子而不知擇婦惑之甚也雖天子諸侯之興衰未有不由於內助之得失况其下者乎凡議昏者必如司馬温公所謂察其性行及家法何如不可苟慕一時之富貴而輕娶驕傲妬悍之婦亦不可苟安一時之貧賤而勿擇勤儉孝敬之德若或兩面二舌餙虛造讒務口腹事冶容好遊談懶生理崇侈鄙儉傲上輕夫離間骨肉交搆婢僕竊盜放蕩懦弱無能有一於此即爲凶德而喪名敗家無所不至矣入門之初

即嚴訓之訓之不悛即出棄之毋溺私愛互容掩而不忍毋瞻前顧後而不決不至四十無子不得畜妾畜妾亦不得過多人而至此皆為甚不得已不得已而以如不得已處之家之吉也兄弟於人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不相須聖賢告戒詳且明矣聽婦言爭財貨相踈薄者滔滔也胡不謂其妻子曰我今衆子皆兄弟也他日有不如我者乎庶幾免夫

方正學曰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

守以忠義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能寡過則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又豈有他道哉

## 理財第四 凡七條

理財之要勤與儉而已矣勤儉之宜中與正而已矣蓋四肢一惰則百務無成放僻邪侈隨至矣故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也用度一侈則百貨不惜鬻產辱先無忌矣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夫勤儉固為美德然過勤則終歲勞勞輕身徇物過儉則計較分毫而褊急可惡必

以中正為則可焉薛文清公曰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皆時中也正此謂也若當裘而葛當食而飲當息而作其得為中正乎

奢濫者耗財之媒人皆知之貪吝者害財之人人鮮知之蓋貪即生吝吝則當用不用所謂惜小費而不能成大事吝極必貪貪則不當取而取所謂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貪吝之害不亦大於奢濫者乎

菽粟布帛人之切用也金珠綺繡世之珍貴也

寶人之切用勿以年豐物常而賤之輕世之所貴勿以珎奇異麗而尚之第舍田園亦須量力起置勿貪多鬭靡耗正財以驕惰子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貧家有五蠹而凶荒不與焉子弟游手也交結權貴也好鬭訟也逐時尚也厭常而務異也冒家有五懿而理財不與焉上下相親也職事各勤也樂農田也務實學也守常而尚德也去蠹存懿其庶幾乎

財不可不積也積多必思所以散之以濟不足勿專利以傷吾之義積不可不散也散餘必思有以存之以備不虞勿好名以傷吾之仁

四民莫苦於農亦莫樂於農何也祈寒暑雨沾體塗足晏眠蚤起苦骨勞觔目維草莱耳絶絲竹友牛羊而栖山坂一目不到一足不臨不失天時則失人事人力可假而不可托著執甚焉時和年豐地饒力至麥穀果實囷盈倉積績紡備具豚鷄肥佳不履市井不越河山父兒聚首妻子團圞輸租供役會友睦隣歳晩功休擁爐

閉戶衎衎者温樂孰大焉宣曲任氏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壽張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積以歲月皆得其用賈氏齊民要術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完墻垣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皆務農理家之成法也引而伸之時而宜之則又存乎人焉若夫輕薄子弟狹小先業周公所謂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崇侈趨榮視末為本好逸惡勞圖難於易高談營利袖手取息雖幸起家富溢鄉邑君子所羞

為也苟登仕貪汚不顧名撿剝民盜官以驕妻妾誇里閭者又烏足置諸齒牙間邪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鶴林玉露曰貪淫之過生於奢侈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可以養壽醉濃飽腥昏人神志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愧可以養氣能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理財用財之道無餘蘊

矣

## 明經第五 凡十二條

天下之理五經載之盡矣天下之事五經歷之至矣諸史則成迹百家皆緒餘也一經不通則為偏學一經精通可互參考四書五經如四時五行四德五常缺一不可也古人窮經專門名家餘經非不通也但力殺於本經為所掩耳

讀書貴勤尤貴誠誠則心志虛明義理易見章句易熟而勤可恒矣不誠則心馳於外懈惰荒寧之病作放僻邪侈之心滋悠悠歲月雖得之

必失之況未有所得邪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縱學亦多躁忽息肆不能耐久鈍者志篤功深多至成就昔人所謂走之疾也不二里而止步之遲也過百里而不止卒能至其所止是也書須熟讀成誦靜定精思讀而思思而讀未有不得者也若粗心苟且畏難厭煩而能有成者鮮矣晦翁曰未熟快讀足遍數已熟緩讀思理趣又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董遇曰書念千遍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

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
讀書貴精不貴博貴勇不貴貪徒博而不精則無一理一事之融暢弗勇而貪多則堆積阻礙之無得故欲博也必求其精則博非徒博矣欲貪也必致其勇則貪非徒貪矣量力循資定以程限慎始克終一字不苟讀時如昔人作相計讀訖一板則焚一板示不再讀不可草草自恕留俟後日更作區處精勇之功莫大於是
及時而學固是美事不幸過時雖日勤苦難成然既覺悟便須踏定跟脚勇往直前功始必堅

終必有得昔雍越若耕而後學人休不休人卧
不卧欲以十五年成三十年之功果十三年為
諸侯師蘇老泉年二十五始讀書而文絕今[illegible]
傳汝勵初織簾一家用裁衣而遂出再學栽[illegible]
一家為延客而外移遂發憤讀書以詩文名世
致位通顯古之志士雄才如此者匪一也雖至
四十五十覺悟而學亦不可謂甚晚而自棄[illegible]
曠云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
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
行者乎

學則得祿非為祿而學此正為己為人之分一於為人無所不至矣韓昌黎示兒等詩歆以富貴榮利者欲感發志意使知羨慕趨向不陷於卑賤以辱先耳非教之為祿而學得祿棄學專為人焉者也匪惟韓子之云也孔子亦嘗言之矣曰學也祿在其中矣曰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諸侯者其惟學乎學貴躬行勿尚口耳先於聖賢之言古今之迹沈潛玩索體諸心而措諸行必知先儒曰將弟

子問處便作巳問聖人答處便如今日耳聞他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什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希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何由而達如此斯謂之學否則真買櫝而還珠也

道德文辭舉業三者本相通而不相悖相資而不相害義理得於心發於詩文不求工而自工移而為舉業易易事耳措之事功體用兼備矣迂腐好名趨時富貴之徒得其一而棄其二者

烏足以語此哉
讀書之序須自小學四書五經諸史然後博極
諸子百家泛觀雜錄小說斯謂之學吳草廬所
謂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宋
景文所謂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
輕請矣
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
體察着緊用力此六者朱子平日讀書之法已
試之効與告君上誨學者舉不出此程正叔敬
着於分年日程中最後學之著龜吾人肯遵信

而力行之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方正學曰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為志是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謂莫我及更為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為新奇鉗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去聖道不循而惟蠹之是歸甚哉其惑也

嗚呼是蠹也豈惟惑之而竊高名躋顯位者舉世且重之矣安得先生與之論學哉嗚呼

## 接人第六 凡十條

人雖有善接之之道無逾於誠誠能動物四海萬姓可為兄弟夷狄異類視如家人矣何用不臧矣僞則相欺而不相信可暫而不可久雖父子兄弟猶疑如秦越況閭族黨相視如蠻夷況能友天下士乎心曰勞而日拙矣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處家之衆貴恩事上之久貴敬與同類貴和待下賤貴慈而濟之以忍與恒焉斯可以無怨尤矣

君子隆師親友惟才德是取固不遠近貴賤少長擇也世之貴耳賤目崇顯恥微狎侮實德從慕虛聲終於為人者豈足以知此道哉

矜己之長露人之短妬人之有恥己之無則懷輕人上人之心賊德莫大焉懲忿窒欲忍辱耐事口無過言身無過行則有容人過人之量進善莫良焉

毀譽喜怒不可遽動徐而察之自有餘味否則便難收拾矣君子所以貴涵養也

有包涵渾厚之德然後可以得人而濟事若察見至隱雖律已至潔人皆難為處矣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有旨哉

虛已必能受人自損可以獲益若自滿假則訑訑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雖欲無損得乎利人必能利已害物必反害身若自求一己利不顧

人雖善談巧避人得不為之矣雖欲無害得
乎
交情淺嗜欲深者不可吐以忠赤機械深外好
[illegible]者不可恃為知己易怒易動者不可近心忿
義疎者不可親持兩端者不可與討事多疑忌
者不可與求共貪吝者不可以共財驕肆者不
可以共樂怯懦者不可與有為勇悍者不可以
相犯富貴不可以結援貧賤不可以侵侮至親
不可以小失而遽薄至惡不可以大行而忘遠
避乎此其庶幾矣

干觸傼冐之謂犯發人陰私之謂訐古人引君
於道陳善責難畜止其欲雖拂意忤旨而不恤
者以事之利害國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所係有
甚於一己不可隱忍逢迎愛身尸位也非沽名
負氣直前訐發故為訐上也故曰事君有犯
無隱若事親者當以義則爭之亦非隱飾過從
從以陷親為不孝也君親之大義臣子之至情
不可漠然相視者其道如此至於官長親舊朋
察案閭里之間不至誠意交孚不可恃知以
言之泛泛而未交者乎先正所謂諱莫諱[illegible]

己之短樂莫樂乎人之掩其短蓋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禹子路之外幾何人焉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嗚呼稠人廣坐之中固不可極口議人之長短暗室親密之地盛怒甚惡之時又豈可指摘他人家門隱諱及陰僻之行哉前輩誠有不可及處尤不得輕議也

司馬溫公曰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安此則

雅愈可恒矣陳白沙曰抑情以止慢踈會以增敬守此則故舊可保矣方正學曰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能此則持身不撓處俗不忤矣玉錫山曰先淡後濃先踈後親先遠後近知此則交道可終矣

## 崇禮第七 凡九條

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其有禮也故禮也者天經地義別嫌明微防欲杜亂家國天下不可一日無人已上下不可一人違者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無節文則有過不及而不明不行矣）教訓正

俗非禮不備（失中則不當爽能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宦仕也未仕諸公學為仕者也學者學道藝者也師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不親則情不親而教不能行矣）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二者皆仕以治家也尊卑上下得宜則分守令從而威嚴行矣）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不莊）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不懾（已上曲禮）又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運）

先王制禮法以教天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也禮防於將然道之始也法懲於已然道之終也出乎此則入乎彼二者並行而不相背蓋天地陰陽自然而不可易者故畏法者必循禮而為君子違禮者必玩法而為小人昔人所謂不自重者取辱侮於禮者也不自畏者取禍侮於法者也遵古禮守時制由衣服飲食以至宮室車馬自家閭族黨以至朝廷上下無毫髮之違焉庶乎其寡過矣

飲食男女視聽言動縱恣血氣之欲而無禮以節之何所不至禮制明則愚不肖皆有所畏而

不敢辯況賢智者乎節人心順天道遂物理者禮也然而忠信其質也義理其文也學問其功也為禮不本於忠信則偽不協諸義理則乖不講諸學問則舛且滯矣

禮者序也樂者和也無序便乖乖便不和禮樂無處無之曲禮曰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程子曰至於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統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方正學曰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

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

凡事皆起於細微爝火而能燎原涓滴而能滔天一言之失一飯之怨不忍不謹而至於喪身敗家者多矣人或以橫逆来加必謙約自反愈守以禮彼自慚服不服者妄人耳亦不必深校昔人所謂譬如草莽中荊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荊棘亦何心哉若恃強侵損者亦必引咎自責極理辯論不已然後求直無不直矣不可不勝一時之忿而鬬爭構訟交結權要賄通當路以求勝縱使獲勝僅足以償其所費況[illegible]

而費不貲抵罪反坐噬臍之悔將何及乎寃寃相報何時已乎觀春秋所書諸侯擅相侵伐之事聖人常責夫被侵伐者責已絶亂之道也禮不可越亦不可泥越則肆泥則拘苟起以義折衷焉可也古人之質或過於薄者後世過厚弗悖於禮則從之如追崇之典始祖之祭生母終喪庶子奉祀外氏推恩異姓承業師友私諡立廟報功勒石鍥木俗節鄉儀之類一皆本於人情合於天理雖非古猶古也故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知止即知至善之所在也大而君臣父子之仁慈忠孝小而耳目手足之聰明恭重以至身之出處時之升降物之大小位之崇卑地之遠近分之彼此財之多寡行之疾徐一言之出一動之微皆有當然之則當止之處各止其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爭奪陵犯之患天下國家可得而理矣知族黨郡邑之際乎薛文清曰知止則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矣又曰萬事萬物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戴少望曰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生斯人也一

無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禮以卑為主以恭為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侈大之意而習為退遜謙下之道者也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知其不之可親也噫使人望顏色而可親乃安往而不矣橫渠先生教人以禮為先厥有旨哉

## 治官第八 凡十七條

所以明道仕所以行道也為學不本於身心為取仕之筌蹄及其入官一任性資所為尚

從聖道之行耶其通經學古志向不苟者作用自別然多不合於流俗往往飄然而去且位下名卑舉世莫取其崇偽盜名至相援引為衣鉢之傳者不惟得仕宦之捷徑乃兼富貴而有之驗者反仰視巧者皆慕効之矣嗚呼

廢公法以報恩讐是謂侮法欺君人臣之大惡天道所深惡也是故君子之於人也以學而不以薄然公而不以私以誠而不以偽以天而不以人由是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執法可以無過舉矣

忠孝剛正臣子之大節奔走承順奸惡之態

忠正之人惟知引君當道苟可以利社稷安生民不恤一身之榮辱必極言之不避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承順者務以悅人凡可以利己不顧理義而為之弒父與君所由至也樂承順而惡忠直雖在上之常情君子之自廉豈可恤小嫌利苟得以陷大惡哉

治各有體官各有職人各有長事各有要如天地山川一定而不可易得其宜則治失其宜則

亂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用人為職監司以激揚為職守令以奉法撫字為職其他各以所司為職苟不知人則用非所用而長短大小不合尺度又安知所謂體要哉不知體要而妄為進退甚則置豺狼於當路縱虎豹於山林其不至噬人者幾希欲無亂亡得乎

先王立賢無方故版築之夫得與神明之冑為伍自有科目以來人爭奔趨然有命焉不可必得故我

聖祖科目之設雖仍前代而學校所育用之甚

廣惟賢是求初無出身之拘因循既久豪傑之士不第甲科者竟不得志而政日益弊苟甲科也雖初任下位自負者高待上官以常禮而莫與之校守職事如恒人而力為之援甚或縱欲敗度也亦曲為調護保全之往往隨時浮沉無怨惡於人者輒取高位若鄉科也一任外職稱呼進退之間便欲異等苟慕榮利而無恥者奴言婢膝必甘為之間有否者必獲罪戾善宦者始得與甲科同升纔至方面以上即漸之矣至是者亦志得意滿無復策厲向上之志嗚呼是

何自待之輕而待物反重耶監生之視鄉科亦
猶是也近時
明詔所謂舉人無六卿之望監生絶方面之階
者詎不信哉凡食祿以居人上者維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爲心盡己之職安己之分不
攘不剝不挾不諂於心無愧於親無忝成敗利
沉任其自然可也
盡心職事求知之道系毫苟且卽爲素餐君子
所深懼也若貪緣鑽刺通賄屈身以求知薦舉
卽乞墦之徒便不知職事爲何物猾剝民膏物

無不至矣況姿肆於禮法之外惟財利是圖者其去盜賊何遠哉

待人處事皆當隨時隨地以無心處之便是中道不可以先入之意為主苟泥陳迹信浮言執偏見狃私意以文科條則賊人害政多矣苟人情大怫終必扞格難行而意沮心灰不可為矣且如江西之民素好健訟中間豈無被人侵損不得已者乎山東河北素多大盜三邊士卒素稱悍戾中間豈無柔善畏法者乎胥吏清慎者縉紳反多不遵貴富守禮者匹夫或反陵侮推

此以往事變豈有常哉朱晦翁曰胸中着一寬字寬便有弊着一嚴字嚴便有弊正此謂也寬嚴兩字當極分曉不可假近似者藉口以亂眞盖寬非縱弛偷惰之謂嚴非刻核[illegible][illegible]之謂故為政者必先立紀綱法度常令威權在已信令時期關防禁約使人肅然不可犯而寓寬大仁愛之意於其間法從輕賦從薄情通事簡安靜順適隨便興利然後奸頑屏跡良善蒙惠斯寬嚴不墮於一偏無所處而不當矣

呂紫微謂曰清曰慎曰勤為當官之法後人益

為處事尤欲必公必明必斷斯無過舉又益以能謙能忍能恒斯於持身處事事上接下皆得其宜盡矣然清則公公則明知也慎必謙謙必忍仁也恒勤而斷非勇不能斯蓋中庸之道也恭敬者事上之道禮之當然也過則諂諂則拜塵捧溺拂鬚嗅足之態作甚則殺人以媚人者無不為矣不及則傲傲則矜已輕人陵節犯分之事興甚則訐挾以致亂禍不能已矣諂固不可傲亦不可也若吾夫子在春秋時於列國之君必拜下盡禮於上大夫言便閭閭於下大夫

言便偲偲未嘗較其人品之何如蓋其德盛禮恭自然如此纔至孟子氣象便露曰說大人則藐之曰望之不似人君況其下者乎所以光武之教任延有善事上官之語而方正之士不能事上官以取敗者多矣於事有濟於民有益雖忤上官以獲罪為之可也其進退迎送文儀物采人衆勝天之類秤停宛曲隨時從衆亦可也若立異自高恃才傲物因人品而敖怠肆譏訕以邀名悻悻自好以僨事而敗身者又豈君子之道哉

毁譽之言當官者尤宜徐察不可輕信苟或失宜匪維為人所責而賊仁害政激禍召亂噬臍莫及矣所謂鄰乎號道乎哉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為物也卷自守未信自見未明不以至誠待物不以無心處事言盡善而去取未決事未至而疑端先萌挾詐恃明撲善自任匪維邪正是非不能辯而忠言日遠奸人窺其機者得以左右逢迎售奸呈詐積禍稔惡[illegible]不可解害尤甚於毀譽之聽周濂溪曰謂能[illegible]為明何啻千里程伊川曰人以料事為明則[illegible]

駸乎逆詐而億不信嗚呼可不慎哉
喜怒不節則號令數變愛惡稍偏則奸邪得窺
號令變則下無定守奸邪窺則投其愛而避其
惡竊其機以弄威福敗吾事者多矣故當官者
必慎喜怒泯愛憎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既發
也雖至親莫能移則政自簡而無悔匪惟喜怒
愛憎也雖父兄子弟之間公事不可與之私語
公門不可縱其出入況吏卒婢僕乎又況巫祝
尼媼術士工匠詞藝諸人乎晁錯曰飢不得食
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愚曰勢有可乘

利有可取父兄可能保子弟乎噫子弟可以保父兄乎噫

小廉曲謹者多畏避而不能濟大事好大喜功者多踈畧而易萃詬怨盖事先難者後必易身先勞者後必逸畏難避勞非人臣之職也觀張柔謂其子弘範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怠心兵必致死主將亦必赴救而可立功弘範卒成大功為名將人皆推本於父之教夫兵凶戰危難且勞孰大焉而尤不避險其他事之險難又豈可畏避乎行高者人必毁名盛者物必

敗月光盈滿去日之遠也觀寇準澶淵之役人主視動靜為安危三軍以從違為進退當時尚有擁兵自重孤注待君之謗人雖罪欽若之奸而上意亦為之動夫宗社至計謀與功孰大焉而猶涉嫌疑其他深文巧詆又豈可不避乎呂紫薇曰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至誠待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國家典章　祖宗區畫至詳至備或行之久而稍偏或奉行之者失其初意未免於時不甚相宜非法之不善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程

伊川曰為政莫要於守法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人謂於法有礙者明道為之未嘗戾於法人亦不以為駭薛文清曰凡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則應酬世務不戾時宜夫豈特時宜而已苟能充之大學之道奚以過此俗吏僻儒於經於道原未講明舊章成憲曾未詳究掇拾緒餘不諳大體恃小聰明妄意變亂事無大小一切更張聽者不察悅為新奇和而行之未有不致亂者欲立事功須慮深遠勿求近效以悅俗目可[illegible]

當官者一事不可苟一人不可忽一言不可輕一令不可慢一字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怠緩一僞不可偶作一法不可出入心常持敬身常勤勞耳目常點撿詳察外議常廣詢博訪文案常翻閱扃閉勿逞能恃才勿易微輕小以自取敗昔人所謂吏人不怕嚴只怕讀又謂防小人密於待之者豈無術哉

至誠待人雖不易之道也事幾之會亦不可無術以處謝上蔡曰術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須

觀古人準則如隱公欲爲依老之言求之
殺桓以歸眞公以誠告之羽父懼反見殺隱公
失之於早斷其近如廉伯顏倪感寧之
屬周昂得其術矣
文中子與楊素等言歸而有憂色謂門弟子曰
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
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
也三子者皆預朝議者而如是王道何從而興
乎許魯齋曰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

須劉用三一般人物正謂此也愚嘗見居高位受重寄者所言矣非送迎之如法則供張之周備備賢豪才也則曰天下何少此一人酷刑濫罰也則曰寬緩矣特爾一夫鄙建議者曰好名斥言衛者曰徒勞也觀軍民之疾苦付之無可柰何張聲勢以接臨不過循行故事路左右通關節勤傳書備雷同上下成風恬不知禮樂教化為何物可憂不但如文中子而已程子曰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趙方曰催科不擾

是權衡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湛甚衆皆有惻隱之心則有惠政矣有羞惡之心則有義政矣有辭讓之心則有禮政矣有是非之心則有明政矣無是心非人也無是人非政也違乎此然後可以言治道矣

## 識微第九 凡十條

幾者動之微也微者形未大也理欲之幾善惡分焉善惡之微吉凶著焉念慮之萌可不謹歟誠意之關可易過歟

天下之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治於微則易為

易治於著則難為功譬之水火也微則捧土可
塞勺水可滅盛則潰決燎原矣知乎此則於然
之未動事之未來也必豫知其將然將來也豫
杜其必然見之真而行之勇非君子其孰能之
詘謗譏議取禍之基也晏安意肆背戾違之漸也
奇巧珍玩汰侈之端也男女無別淫慝之本也
長幼無序爭鬭之由也尊卑無等僭亂之媒也
喪祭無禮倍逆之道也辟言穢行敗俗之原也
尊獨自任事所以不成也嫚易放曠禮所以不
行也飢寒困苦盜竊所以興也驕矜滿假財之

所以損也怒謗喜譽來讒佞也醉釀飽腥昏神志也苟且將就長奸頑也禽犢溺愛害子弟也諂上瀆下生厚侮也甘言悲詞啓僥倖也優柔不斷成亂亂階也易言輕動亂大謀也犯強違順取患害也夜飲晝遊招奸盜也取予不節難繼後也契券不明無稽証也強人所不能事不近也禁人所必犯法不行也非義之利腊毒也可喜之事藏悔也凡此者孰非微而顯乎故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禮豈可須臾離乎

處事之善莫謹於微謹微之道莫要於思故思者豎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丘瓊臺曰君子一言之將發也一行之將動也一事功之將施行也則反之於己體之於人揆之於心繹之於理必事與理不相悖人與我不相妨前與後不相衡決上與下不相齟齬然後作之又曰君子之行事也欲防微而杜漸必熟思而審處

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有榮必有辱有隆必有替有安必有危有樂必有憂有勝必有負有強必有弱如天地之有陰陽日月之有盈虧四

時之有寒暑、互相倚伏、必然之理也、其端甚微

其理甚著、利也、得也、榮也、隆也、安也、樂也、勝強也、人之所欲也、害也、失也、辱也、替也、危也、憂也、負弱也、人之所惡也、惡不生於惡而生於欲、欲不起於欲而起於惡、能思患而豫防者、謹其欲而不使至於極、消其惡而不使有所萌、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花瑞木徵、鳥祥獸異、皆得乎氣之先、人之善惡吉凶、皆因之而兆、況夫精神夢寐動作威儀之間、豈無先見乎、智者識其微、雖咎徵之見也、恐懼修省之不怠、則災變為

祥愚者昧其幾恃目前之安也縱欲敗度之不恤則休變爲咎易曰知幾其神乎

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事則其發見於人物者也事之微理之著也形之著氣之至也天下豈有理外之事氣外之形哉是故欲知事物之幾微其要莫先於窮理苟能格物致知以窮夫理則志至氣隨真見實行定靜而安事物之幾自無遁形矣程伊川曰理素定然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此之謂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年當休則休隱非君子之得已也志不合道不行時當休則休减年甲染鬚髮與鍾鳴漏盡而不知止者固不足論若時逢道合立異索價絕世離群或本無其具僞言僻行欺世盜名出無一籌之展者皆非君子之道也矧奸貪廢事自取敗亡鑽剌怨尤無所不至以驕妻妾泣屋壁諸瑣瑣者哉

用則立朝施所學以兼善天下不用則處山林歛所學以獨善其身古人出非為巳處非為人苟可以行道州縣之職最近也聖賢何地位之

擇哉惟義是比耳崇虛僞據要津者便以宰相為己物遇事稍難即為要名避位之行結援黨與乍退屢進爭權利於有司肆侵漁於鄉里又有為郡縣而歸者動以致仕同見任為辭干撓有司以爭市井屠沽之利斯皆名為歸田實為營田真無耻之甚者也

為養而仕固仁人孝子之至情若道與時違亦當安於義命擇其重者而行之力耕以養亦可也豈可非道非義屈已遷就惟以悅親為事以誑俗目哉又豈可假親命以濟已私哉况未必

得而忝親辱身貽悔笑哉

士大夫之歸也有司以禮幣之厚薄為重輕鄉里以車馬之盛衰為敬怠戚眷以財勢之高下為親疎妻妾以有無為欣戚奴僕以興廢為勤惰人情市道大抵然也傳子曰清吏廉將老而謝歸取笑邑里於是清者怨而廉者悔正謂此耳噫安得起胡文定於九原與之論真大丈夫哉

學貴聞道聞道則內重而不為物役然後可以用物矣故慕富貴者不能處富貴厭貧賤者不

能處貧賤譬之捕虎者弗畏其為虎然後能捕虎知其為虎而畏之則為虎所噬安能捕虎哉嘗見少年志銳氣盛者動以功名富貴為輕及不勝妻子之累則貪雍慕利百計千方而不已又有少壯貧苦偶一得志大肆誅求敗觧而歸高第宅美園田盛車馬服飾痛償初志以誇鄉里姬妾滿前賔從雜遝窮奢極欲惟日不足名曰行樂且為子孫千百世計是皆不能以志帥氣為物所役全未之學又烏知道為何物哉若為一身計損於德壽者多若為子孫計疏廣之

言可鑒也殷仲堪云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宜深念哉

士君子之處使居者來問學仕者來問政上也不幸不為人知則以孝弟忠信淑子弟範鄉閭無怨無尤不瀆不諂處之大然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邵子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家子曰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真知此味者斯可以言樂矣

陶靖節辭彭澤令而歸謂其飢凍雖切違已交病乃固窮守節以終其身所謂大賢篤志與道

汙隆隨寓皆適超世遺物愚不可及者是矣邵康節不應徵聘隱居洛陽旦則焚香静坐晡飲微醺即止時有四不出大寒暑風雨會有四不赴公[illegible]生醵所謂玩心高明德氣粹然風流人豪内聖外王之學者是矣求之形骸之外者勤稱學二公之為人噫二公豈易及哉雖然乃所願則學一公也

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予於朱文公小學家禮近思錄等書亦未嘗捨但驗之心身有愧者多矣年尚未衰覺恕

勉焉可也樗齋曰日晚而山愈妍木晚而質愈堅人晚而知愈全進修之功豈可怠哉

劉表謂龎公不肯官祿無以遺子孫公荅以世人皆遺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未為無所遺也然公之所謂危者豈特官祿威權之久假哉財貨富盛亦危道也多藏者厚亡沃土之民不材予親見者屢矣予無先業可藉創置屋廬僅蔽風雨田多瘠薄用力勞而收穫少年未及衰即以省侍引疾不起人多鄙笑之噫富貴豈予所惡而不近人情哉有義命焉出而志不獲伸寧無

貴而已矣處而財無可積寧無富而已矣田廬不佳取其價廉而力易辦人不求爭事不甚費也且俾後世售不獲直或可永守心力常勞可以思善苟免飢寒足矣若得書種不絕不使卷帙散失天其或有以厚我乎不猶愈於良田美宅高官大爵為人鬼窺矙數易主守者耶天於善惡必有其報但遲速之不同耳盧疎齋以為不急性有記性者其言最明切也觀夏商之后殷魏晉南北朝五季之子孫可見矣又嘗驗之醫術之間邑里之事數十年內禍福不爽

毫釐差若謂天道茫昧無知者真自欺也

程伊川曰王氏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為人臣能為不能為之功故當用不當用之禮樂不知人臣之道者也由其位而能為者皆其所當為也子道亦然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噫匪唯臣子之於君父也凡天地間事孰非吾分內事乎唯此義不明驕吝恒在挾己所有愧人所無恃功專恣怏怏於君父揚揚於里閭取覆敗而棄前功者多矣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我容人無人容

我其言可味也

良臣幼讀論語克己復禮之訓四勿之目即曰爲學而不克己私非學也四目之中又嘗以言視爲切要司馬公自不妄語始之言謝上蔡屏去所愛硯之事眞可師也然志銳力怠天不勝人此心雖不敢放私意遇感即發安在其能克也及觀程子復萌獵心薛子乘快多言之戒益知己私不易克聖賢不易學雖上智之資非百倍其功不可也況碌碌如良臣者乎弱冠就試禮闈遊上庠友天下士見聞雖益而踐履之

壯入仕途歷南北人情世態與前迥異皇皇奔
走舊學益荒靜存變接卒無消納與聖賢之言
相矛盾者多矣省察驗來課農頗暇年日就衰
舊習猶在恐懈怠一生終於自棄乃以所嘗經
歷體驗之真切或偶有一得者筆之於書題曰
克己示兒編不拘體裁不限條目意不求異詞
不求工盡吾力而止焉錄成時省玩以自勵示
諸子孫能遵信而行庶可以寡過矣中間言為
於激意若未平者即已私猶未克也益愧益惕
他日有進別加刪削藏之篋笥勿以示人知我

邪我世同有君子在也

嘉靖十三年歳舍甲午春正月望日芮城鳳川

子劉良臣堯卿甫謹識於桂樓村居之甘

遯軒

# 梓兒巳示兒編末簡

琴堂少暇梓人持書板若干帙過而跪曰兒巳示兒編今刻巳成且曰著是書者博是書也梓是書者求是書也可亦有言於簡末乎我山子起而咲曰噫嘻哉梓人也梓人也其亦知有言乎殆弗可以允梓自之也於呼兒巳之編言盡於鳳川矣序盡於東川澹泉矣殆弗可以允編目之也復

何言復何言知余楚人也雖弗才幸用於
晉得親炙鳳川之教多矣稔聞鳳川之學
久矣復何言復何言不然是續貂於貂也
徒爲買咲耳梓人復稽首颺言曰雖然吾
聞東川欲梓於前而不果今寶若有待功
不可泯也我山子遂因其言爾識之以此
嘉靖戊申春三月之吉
文林郎知芮城縣事楚辰我山鍾如嵩識

克己編後跋

夫子告顏子克復之目四勿盡之矣而其旨甚約鳳川子則大其說也且其辭甚博豈以博約異觀好為繁冗而自戾于孔顏哉會流尋源培末益本斯通方之要趨也道之巨關也鳳川子于所得不既深乎求顏于四勿求四勿于茲編引而上焉將無已之可克矣謂吾心無一顏不可也然又知

鳳川子其將為顏之亞四者乎予不敏請
事斯語隨于簿書之暇而深味之未敢遂
謂其有所得焉否也鳳川心法庭訓雅尚
清修繼往猶以廸后人礪行學以躋前哲
亭詳之矣茲不贅敘此跋云
隆慶改元春三月之吉大同府通判前奉
敕賜進士黎陽同野鍾萬選